



晓 凡

真假太子的故事

真假太子的故事

晓 凡

花 城 出 版 社

目 录

一、崇祯帝临危授密诏.....	1
二、真太子万里赴南京.....	6
三、弘光帝偏殿宴群臣.....	9
四、假太子出丑金銮殿.....	12
五、真太子扬州明心迹.....	17
六、悉太监害人反害己.....	23
七、史可法呼天哭太子.....	29
八、左良玉起兵“清君侧”.....	34

真假太子的故事

晓 凡

同学们，讲了真假国王的故事，接下来给你们讲一个真假太子的故事。所谓太子，就是国王（皇帝）的儿子。在我国历朝中，一般是皇帝的嫡长子，才能封为太子。其他的儿子只是皇子。皇子可能很多，太子却只有一个。老皇帝死后，一般便由太子继承皇位，所以太子有一个别名叫做“储君”，意思便是“未来的君主”。

正像我国从今以后，不可能再有太后、皇帝一样，太子也不可能再有了。平常我们经常可听到：某某是太子，某某是太子党等等，这里的“太子”只是一种引申加比喻的说法，指的是那些出身“高贵”、后台强硬的贵人。

一、崇祯帝临危授密诏

这个故事发生在明朝末年。明朝是中国历史上倒数第二个封建王朝，这个王朝国号叫“明”，实际上可说是中国历史上最“暗”的一个王朝。我这里的“暗”有两种意思，一是黑暗，一是糊涂。翻开《明史》看看，从开国皇帝洪武帝到最后

一个皇帝崇祯，明朝的十几位皇帝，可说无一不残暴、无一不糊涂。甚至明亡后偏安一隅（yú）的由明朝宗室组成的几个小朝廷，也莫不如此。难怪后世的历史学家这样说：明朝不明，清朝不清。

明朝最后一位皇帝崇祯皇帝，比起他的十几位先任来，还算是比较有为的。他十八岁时任皇帝，登基当年，便处死了臭名昭著的宦官魏忠贤，平反了被魏忠贤迫害的许多东林党人的冤案。在位的十七年间，也可说是勤谨有加，既不像明成祖朱棣（dī）那样嗜杀成性、明世宗朱厚熜（cōng）那样荒淫无耻，也不像明神宗朱翊（yì）钧那样贪婪刻薄、明熹（xī）宗朱由校那样糊涂透顶。所以即使把大明江山给送掉了，他本人却没有像以前历朝那些亡国之君那样落个万代嘲骂。相反的，他的遭遇倒获得后代许多人的同情。清朝官修的《明史》说他“慨然有为”、“沈机独断”、“不迹声色”、“忧勤惕励”、“为亡国之义烈”。甚至连推翻他的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也说他“君非暗弱”。那为什么偏偏在他的手中将明王朝给送掉了呢？原因可说复杂得很，要一一说清，那是明史专家的事。我这里只说两点：一是明王朝的根基早已动摇、早已蛀空，他本人纵有回天之力，也是大厦将倾、一木难支。二是作为皇帝，他有一个致命的弱点：刚愎（bì）自用，听不得不同意见。在他统治的十七年间，居然换了五十四个宰相（那时叫首辅）。稍不听话，稍不如意，立刻叫宰相执包袱滚蛋，这在人类历史上恐怕是空前绝后的。他执政期间，又中了清兵的反间计，害死了明末的大忠臣、大军事家袁崇焕。可见一个国君，如果逆历史潮流而动，一意孤行，哪怕再有才干，也是无济于事的。

话说崇祯十七年三月的一天，李自成率农民起义军攻破北京，一支先头部队，直逼紫禁城而来。城内，到处烈火冲天、人喊马嘶。崇祯帝在城中，见身边要兵没兵、要将没将，预感到末日即将来临。于是慌忙跑到外面，亲手敲响了景阳钟。往常时，此钟一响，文武百官，纷纷而至，如群星拱月、百鸟朝凤一般。如今，敲了十几下，却不见一个文武官员而来，面前只有太监王承恩一人。原来文武百官见大势已去，早已如丧家之犬，各自逃生去了。崇祯帝此时，真正成了“孤家寡人”，不禁凄然泪下道：“想不到朕敲响的，却正是自己的丧钟。”王承恩哭道：“陛下快回宫去，也许还能想出脱身的办法。”崇祯说：“事到如今，即使诸葛孔明再生，也无计可施了。再说，纵然能脱身逃出，我又哪里还有面目去见天下人？”

当年，楚汉相争之时，项羽在垓（gāi）下大败。有人劝他速渡乌江，回江东招募旧部，卷土重来。项羽也以无面目见江东父老为由，在乌江边自刎（wěn）而亡。崇祯帝在这一点，倒与项羽相似。

项羽死后，千百年来，有人夸他英雄，有人笑他迂阔，聚讼纷纭，莫衷一是。

其实，惟英雄多迂阔。再说，英雄也者，迂阔也者，只是看法不同而已。正像那看庐山：横看成岭侧成峰，远近高低各不同。

再说太监王承恩见崇祯死志已决，知道劝也没用，只得说道：“陛下纵然不为自己着想，决心舍身赴义，也应为大明天下想想。江南还有半壁河山未沦贼手，忠臣义士遍于天下，陛下应该速令太子南下监国，召集天下勤王之师以报

此仇。”

崇祯听后，这才想起皇后、妃子、太子、公主等，还在官中等着他回去，当下也不管王承恩，自己一个，急急忙忙转回官中。

官中一片混乱，皇后与公主妃子们哭成一团，太子慈煊（lǎng）和几个王子，则跪在地上，哀哀哭泣。一见崇祯帝回来，都停止了哭声。眼睛定定地望着他，把他看作救星一般，希望他能想出办法来挽回这危局。崇祯也不理他们，径直走到御案前坐下，扯下一幅衣带，拿起笔就往带上写。笔被冻住，崇祯连呵了几次，都呵不开。干脆把毛笔一扔，咬破食指，蘸（zhàn）着血，写起血诏来。写完后，又看了一遍。封好。然后，将太子叫到旁边，把血诏交到他手中。又叫来几个太监，要他们立刻和太子换了衣装，逃去陪都南京，想尽一切办法，将那密诏交给南京的兵部尚书史可法。

读到这里，同学们也许会问，什么叫陪都？还有，兵部尚书相当于如今的国防部长，为什么不在北京而在南京？

原来，明朝建立之时，首都定在南京。开国皇帝朱元璋的皇太子早死，朱元璋去世后，由皇太孙朱允炆（wén）继位，是为建文帝。建文帝即位才四年，分封在北方的燕王朱棣起兵，打到南京，把皇帝位子夺了过来。便把都城建在北京，同时把南京作为陪都，又叫留都。在南京保留了许多与中央政府一样的建制。如北京有六部，南京也有六部。史可法这个兵部尚书，是陪都南京的兵部尚书。

却说太子听了崇祯帝的话，当时表示不愿离开，死，也要跟父皇和母后死在一起。崇祯听后，把王承恩劝过他的话，转过来对太子说了一遍。告诉他，这是传国密诏，事关

大明天下的存亡，太子这才答应。崇祯又叮嘱了那几个太监几句，便与他们挥泪告别。

那几个太监领着太子，乘乱出了宫门，幸亏他们已改了装，所以率先进城的农民军先头部队没注意他们。他们也不敢在城里逗留，急急出城，一起往南京方向而去。可是，崇祯皇帝没有想到，太子远赴南京，不但没能挽救明王朝的命运，反而在客观上，加速了建都在南京的南明小朝廷的灭亡。

太子走后，崇祯帝像个输红了眼的赌徒，歇斯底里地大叫道：“完了，完了，一切都完了。李闯逆贼，你休想得到朕的任何东西。”他叫太监在宫中放起了熊熊大火，命令后妃们把一切值钱的东西都扔到火里去。又拔出宝剑，逼着后妃和公主上吊自尽。后妃们不敢不从，一个个含泪而去，取出三尺白练，自缢于崇祯面前。崇祯的大女儿长公主才十五岁，见状早已吓得不知所措，几次要将白练套在脖子上，都套不住。崇祯急了，举起宝剑便朝长公主砍去。长公主本能地用手来挡，只听咔嚓一声，长公主的右臂便被生生砍了下来。一股鲜血喷涌而出，长公主惨叫一声，昏绝于地。这长公主本是崇祯最疼爱的女儿，如今崇祯见她如此惨状，不忍再下手将她杀死。把长剑一扔，长叹一声：“谁叫你生在帝王之家！”然后，双手掩面，踉跄而出。

紫禁城旁边，就是景山（那时叫煤山）。崇祯一出宫，便直朝山上跑去。站在山上，往山下一望，只见城里，到处是熊熊大火，到处是狼奔豕突的人群。他把心一横，面对苍天，大喊一声：“苍天苍天，朕没有错，都是群臣误我！百姓误我！”喊完后，掏出一条腰带，缢死在景山的一棵树上。

这崇祯皇帝，至死都不承认自己有何错处，这死不认错

的脾气，可恨又可怜。

如今，崇祯帝上吊而死的景山辟成了公园。山上那棵树依然存在，在瑟瑟的微风中，向人们诉说着一个凄然而又发人深省的故事：有一个皇帝，曾经吊死在这里。

二、真太子万里赴南京

却说太子慈烺带着几个太监往南京进发。一路上，太子不敢暴露身份，几个太监都以公子呼之，他们自己，则分别称为张三、李四、王五。也不敢租用马车，再说兵荒马乱的年头，马车也很难租到，所以只好徒步而行。那太子自小娇生惯养的，哪里受过这样的苦楚？走不上十里路，早已累得骨架都似散了一般，双脚也打起了无数血泡。那些太监的情形虽然好些，但在皇宫里生活惯了的人，又能强到哪里去？所以四个人，只能走走停停，停停走走。从北京到南京，不过一千多公里的路程，要是今天，坐飞机一个多钟头便可到达，坐火车也只要一天多一点的时间。而慈烺他们，走了足足两个多月，这还是因为他们捱过一段苦后，慢慢习惯了，每天也便能多走一点路的缘故。这天，他们来到长江边，隔江就是南京，再有一天就可以到达了。天色已晚，他们找到一家客店住了下来，预备明日过江。

这是一家很大的客店，也颇豪华，来往客人很多，军民工商都有。北边一片兵荒马乱，这南京管辖的地方，却依然歌舞升平。太子他们来到这里，才觉得真正脱离了险境。四个人简单商量了一下，决定先打听打听史可法在不在南京。恰好他们看见一个军官模样的人就住在隔壁，晚饭时，张三

便觑个空，过去与他搭讪了起来。闲聊几句后，张三问：“请问军爷，那兵部尚书史可法大人可留在南京？”

问得还真巧，这个人，刚好是史可法手下的一个军官。他见张三如此相问，打量了他一下，说：“听你口音不是本地人，怪不得不知南京的情形，史大人目下正在扬州督师。”

张三觉得奇怪，问：“史大人是兵部尚书，为什么不坐镇南京呢？”

那军官“咳”了一声，说：“为什么？为什么？还不是因为史大人是个忠臣，弘光小朝廷那班宵小之徒容不得他呗！”

张三吃惊地问：“什么弘光小朝廷？”

那军官也吃惊地说：“这么大的事，你难道还没听到么？”

张三问：“什么事？”

那军官说：“本月初，福王由崧（sōng）已在南京登基，改元弘光。今年，已不是崇祯十七年，而是弘光元年了。”

张三惊得目瞪口呆。两个多月前，北京还是崇祯皇帝掌权。李自成入京，崇祯自缢，北京城换上了大顺朝的旗号。后来，他们在逃往南京途中，碰见许多也是从北京南逃的人，说吴三桂引清兵入关，刚建立了几十天的大顺政权又告覆灭。清兵在北京建立了新政权，改元为顺治元年了。

这里插几句。这一年，是崇祯十七年。大顺元年。弘光元年。又是顺治元年。光是这么多年号便足以表明，我们这个古老的、多灾多难的民族，曾经经历了如何翻天覆地的变化。记住它吧，同学们，这一年是中国传统历法的甲申年、公元1644年。

晚饭在大厅里吃。吃饭的客人很多，那军官却似毫无顾忌的样子，直呼弘光帝的名字，在当时，是会被认作大逆不

道的。邻桌的客人都大惊失色。店老板见状，走过来说：“莫谈国事，莫谈国事。且请喝酒，且请喝酒。正所谓今朝有酒今朝醉，哪管明日喜与忧。”

那军官猛喝了几口酒，又说道：“弘光皇帝即位之后，全不念为崇祯先帝报仇雪恨，也不顾清鞑（dǎ）子兵在北边虎视眈眈，日日声色犬马，醉生梦死。任用的又都是些宵小权奸，那些魏阉余孽，重又得势起来，日日惟以迫害东林党人为事。崇祯先帝定下的铁案，又都要给翻过来了。只史大人孤忠一人，支撑着这半壁河山。大厦将倾，一木难扶，他一腔热血，能洒多大块的地方？可怜我们这些人的骨头，将来都不知撒向何方呢！”

座中所有的客人，都歔歔（xūxū）叹息。过后，又都说道：“店主人说得对，今朝有酒今朝醉，哪管明日喜与忧。喝酒，喝酒。”

夜里，太子他们回到房中，心都凉了半截。他们千里迢迢，千辛万苦，出生入死来南京，原指望靠着崇祯皇帝的传国密诏，靠着史可法的力量，另立新君，恢复大明天下的。太子慈烺估计，父皇的传国密诏里，肯定是嘱史可法立他为新君。由他继承大明天下，才算名正言顺。而如今，却让福王由崧捷足先登了。人家已经坐定了天下，哪里还有让位出来的道理，身上带着传国密诏又有什么用？想到这里，太子暗暗骂道：“朱由崧，朱由崧，你真不是东西！”

那几个太监此时的心情，与太子也很相似。他们也想到崇祯帝的传国密诏里，一定有立太子慈烺为新君的命令。他们这样不顾生死跟随太子到南京，太子登基后，他们自然便是佐命元勋。到那时，富贵荣华当不在话下。如今弘光已

立，手中拿着传国密诏这样的“死证”又有什么用？不但如此，守着太子这样的“活宝”，要是给弘光帝知道了，连脑袋也会保不住。

几个人各怀心事睡了一夜，第二天一早起来，发现太监张三不辞而别，太子慈烺的贴身衣袋被人用刀子割破，缝在里面的传国密诏也不翼而飞。

糟糕的是他们都没看过这密诏，不知密诏的内容究竟是什么。

三、弘光帝偏殿宴群臣

弘光帝朱由崧，正如真太子所说，确实不是东西。假如选拔中国历代最昏庸的君主，他的选票必定能名列前茅。他的父亲朱常洵（xún），本是万历皇帝最宠爱的儿子，万历帝几次想立他为太子，怕朝里清议才作罢，而立了大儿子朱常洛。为了补偿他做不成太子的损失，万历帝封常洵为福王，将当时天下最富庶的城市洛阳赐给他做了封地。他到了封地后，拼命搜刮财富，奸淫掳掠，无恶不作。当地百姓对他恨之入骨。李自成农民起义军攻破洛阳城时，鉴于他民愤极大，便将他公审后处死。死后，百姓还纷纷拥上前去，咬他一口出气。他的儿子朱由崧逃到了当时的凤阳总督马士英那里。后来李自成攻破北京崇祯自缢于煤山的消息传到了凤阳，太子又下落不明。马士英见立功的机会已到，便背着史可法等人，将朱由崧迎到南京，登基做了皇帝。等史可法知道时，既成事实，已无可奈何了。弘光帝又怕史可法在朝里碍手碍脚，便把他派到扬州去督师。这样，朝廷里，便只剩

下马士英、阮大铖(chéng)等一大批奸臣了。君昏臣奸，这样的小朝廷，不灭亡才怪呢！

却说这一天，弘光帝在偏殿设宴，赏赐那些拥立他当皇帝有功的大臣。酒过三巡之后，弘光帝突然满脸不高兴，显得很忧愁。马士英见状，赶忙走上前去，问他是否身体不舒服。弘光帝回答说：不是身体不舒服，而是心里不舒服。

那些大臣一听，纷纷放下杯筷。走上前去，一个个跪地请安。说什么“主忧臣辱”，要弘光帝把忧愁之事说出来，他们必定为皇上排忧解难，虽赴汤蹈火，万死不辞。说这些话时，泪光闪闪，情词恳切。

弘光帝看看这些围着自己团团转的“摇尾系统”，心里乐滋滋的，决心戏戏他们。他不说出所忧何事，而要他们猜一猜。

一个大臣应声说道：“陛下一定是想到崇祯先帝不幸殉国，国仇未报，所以心忧。”

弘光帝摇摇头。

一个大臣说：“陛下是孝子，一定是想到福王老殿下被贼所害，至今仍未追封，所以心忧。”

另几个大臣心想这次该猜得不错了，也点头附和。

弘光帝笑笑说：“不是。”

一个大臣对马士英说：“马老，陛下的心思，只有你最清楚。你来猜一猜吧。”

马士英偏着脑袋想了想，又咳嗽了一声，才说道：“陛下想的一定是这样：清兵鞑子在北京虎视眈眈，半壁河山沦于敌手，不知何日才能光复神州，收拾旧山河，所以发愁。”

弘光帝笑而不答。

一个大臣拍马屁说：“马老不愧是元勋重臣，对陛下的心思摸得最透，所以一猜便中。”

谁知弘光帝开言道：“也错了。”

马士英脸上讪讪的，转身对阮大铖说：“圆海，你是聪明绝顶的才子，你来猜猜如何？”圆海，是阮大铖的表字。

阮大铖说：“陛下想的一定是朝廷新建，百业待兴，而人才奇缺，国库空虚，所以心忧。”

群臣至此，已不敢说“是”字了，转过头来，只把眼睛看着弘光帝，等着他来裁决。

那弘光帝很扫兴地说：“诸位爱卿怎么只会往这些事儿上猜？如此宴乐之时，寡人怎会去想那些劳什子事？都不对，再猜吧。”

群臣只好跪下道：“陛下圣虑高深莫测，微臣等弩钝愚鲁，实在猜不出陛下所忧何事。”

弘光帝得意地笑笑说：“谅你们也猜不出来。寡人忧的是：我这堂堂天子的后宫，竟无一个绝色的女子；教坊司里，也无一队堪听的女乐。反不如做藩王之时那么受用哩。”

群臣目瞪口呆。

他们当中，多是大奸大恶、阿谀奉承之徒。早已卖了良心、丢了廉耻。听了弘光帝的话后却仍感吃惊：世界上居然有如此没心肝的人！在这国仇家恨未报、外敌虎视眈眈、朝内危机四伏之时，想到的只是女色、女乐！

一千多年前的三国末年，西蜀那个抱大的皇帝阿斗刘禅被掳往魏的首都，看到女乐表演时竟面有喜色。问他想不想西蜀故国，他居然回答说：“此间乐，不思蜀。”这也就是“乐不思蜀”这句成语的出处来源。后人读史至此，斥阿斗“毫无

心肝”。看来在“毫无心肝”这一点上，弘光帝与他，可说是一对难兄难弟矣！

却说那班大臣呆了一阵后，又一齐三呼万岁起来，说道：“圣虑果然高深，微臣愚不及此。”

弘光说：“既然如此，诸位爱卿各罚三杯。”一会，又是一阵“万岁”的欢呼声和觥（gōng）筹交错声。

在扬州督师的史可法啊，朝里有这样的君臣，你在前方，肝脑涂地又有什么用？前方浴血奋战的将士们啊，要是看到这样的场面，你们将会作何感想？

有什么样的皇帝，便会有什么样的臣子；有什么样的臣子，也便会有什么样的皇帝。谁个是果，谁个是因，有时候，很难分得清。

宴会仍在进行。但是，天下也没有不散的筵席！

四、假太子出丑金銮殿

宴会刚要结束，有人来报，说有人自称是崇祯太子朱慈烺，在一个太监的陪同下来到京城，现在已经进了金銮宝殿。

刚才还是欢声笑语的偏殿，一下变得像死一样沉寂。

刚才还只忧宫里缺少声色之乐的弘光帝，现在也忧形于色。

弘光帝他忧什么呢？自己已做稳了皇帝，难道还能把帝位让给人家？

正是如此。原来，弘光帝即位之时，曾假惺惺地一再推辞，说太子朱慈烺下落不明，也许还活在世上，应千方百计将他找到，把帝位传给他才对。马士英硬把龙袍罩在他身

上，又强拥他坐上了帝位。这一套把戏，历史上不知多少人耍过，明眼人一看便会明白究竟是怎么回事。为了掩天下人耳目，弘光帝登基之日，发了一个登极文告，大意是说：国不可一日无君，自己在群臣“强迫”下勉为其难，暂时做一做皇帝。只要找到了崇祯太子，他立刻让位。

如今，过了不过几十天，真的有个太子找上门来。那登极文告上的话，真可以说是言犹在耳。你说，该怎么办？

也许有的小同学会说：这有什么难办的，让给他就是呗！

不对，同学，事情没这么轻巧。这不是你们小同学之间互相传借的橡皮擦、小人书，用过看过之后便还给人家。这是皇帝宝座，它代表着无边的权力、无比的富贵、无上的尊荣，哪能轻易让出？

不错，中国古代，曾经有过皇帝让位的故事。说的是“尧”做皇帝时，看到“舜”很能干，便把帝位让给了“舜”。后来，“舜”看到“禹”很能干，又把帝位让给了“禹”。这就是封建士大夫所津津乐道的“尧舜禅让”的故事。

但那些事发生在原始共产主义时代，那时没有私有财产、没有阶级。皇帝是名副其实的公仆：只有为大众服务的义务，没有为自己谋私利的权力。这样的帝位，当然容易让出。

由此我想到一个现实问题：天天喊官多为患，天天劝人们不要热衷于当官，但越喊越劝，官却越来越多。假如现在当官的只有为人民服务的义务，而没有谋私的权利时，恐怕许多官老爷会立即收拾包袱，回家抱孙子去！这是题外话，当我没说。

后来，有了私有制，有了阶级，有了国家，这皇帝的位

子，便只有“争”而没有“让”了。翻开封建宫廷的历史，哪一页不是血淋淋的？父子相仇、兄弟相害、亲族相残，演出了一幕幕其丑相煎的悲剧。战国末期，燕王哙突然异想天开，也想学学尧舜禅让，把王位让给了大臣子之，结果搞得国家差点完了蛋。

所以，听到太子到来，那“无忧无虑”的弘光帝，才会忧形于色。一会，又由忧而怒，大声斥问报事太监，为什么不将他们挡在宫外。

报事太监说，挡也挡不住，他们又不敢得罪先帝太子，只好让他进来。弘光帝一听，张了张嘴，没说什么。

马士英大怒，斥骂那太监道：“你们不敢得罪先帝太子，难道就敢得罪当今皇上么？”那报事太监张了张嘴，也没说什么。

弘光帝说：“其实，这也不算是什么得罪。这样吧，马爱卿，这事就交给你来办。来人果然是真的崇祯太子呢，寡人决不食言，立即将帝位让给太子。”顿了一下，他又继续说道，“但是，就怕那些穷疯了骗子光棍来冒充白撞。所以，马爱卿，你一定要为寡人审问明白，不要让那些骗子笑话我朝君臣有眼无珠，不辨真假。”说完，便带着几个宫娥太监，起驾离开了。

马士英老奸巨猾，如何不懂弘光帝的意思？当下一口答应下来，心想不管这太子是真是假，都要审成是假的。为弘光帝再立这一功，富贵荣华，是不在话下的了。

第二天上午，审问便在金銮殿上举行，文武百官都在殿下静静等着。那自称太子的年青人进了大殿，缓步朝宝殿上走去。马士英与殿下诸臣，一直在南京供职，谁也没见过真